第一百三卷

紀麗部 六

衡品 下

剛腸冷眼　落驢　白玉樓記
寒食韓翃　佳括　龍之一體
馮秀才甚貧　乞立嬰杵廟　秦檜世絶
岳家故宋敕命　劉青田　秉忠廣孝
禁挾私彈劾　孫太白　女子從空墜
伍文定　李于麟　七死不死
沈太史

卷一百三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一百三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紀麗部 六

衡品下

元朔中徐偃爲齊相至齊徧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曰吾始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内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我之門

義熈中何叔度子尚之爲吏部郎告定省傾朝送之叔度謂曰聞汝來送別可有幾客答曰殆數百人叔度笑

曰此是送吏部非送何彥德也勢在則群蟻聚羶勢去則飽鷹颺漢悠悠濁世今古皆然何足怪者有識之士不必露徐偃之剛腸但請拭何叔度之冷眼筆談

彭伉湛賁俱袁州宜春人伉妻又湛姨也伉舉進士擢第湛猶縣吏妻族爲置賀晏皆官人名士伉居席之右一座盡傾湛至命飯於後閣湛無難色其妻忿然責之曰男子不能自勵窘辱如此復何爲容湛感其言孜孜學業未數載一舉登第伉常侮之時伉方跨長耳縱遊于郊外忽有家僮馳報湛郎及第伉失聲而墜故袁人諺曰湛賁登第彭伉落驢今袁州西有落驢橋即其地

唐李賀字長吉常使小奚奴背一古破錦囊隨行遇有所得卽書投囊中及暮歸足成之大夫人見所書多輒曰是兒要當嘔出心肝始巳耳有人謁賀見其久而不言唾地者三俄而成文三篇元稹以明經中第願與賀交賀見刺曰明經及第何事來見李賀稹慚而退未幾制策登科禮部議賀父名晉不合舉進士時韋排之賀竟不第將死時晝見一緋衣人駕赤虬持一版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云上帝新作白玉樓成立召君爲記少之賀氣絶有表兄與賀筆硯之舊恨賀傲賀忽死

後給取其槀盡投溷中　山堂肆考

唐侯希逸鎮青淄韓翃爲從事罷府閑居十年李勉鎮夷門復辟之時已遲暮不得意多家居一日夜將半客叩門急賀曰員外除駕部侍郎知制誥翃愕然曰誤矣客曰邸報制誥闕人中書兩進名不從又請之曰與韓翃時有同姓名者爲江淮刺史又具二人同進御書寒食詩末又批曰與此韓翃此員外詩非耶翃曰是也是不誤矣　南唐書

則天時徐敬業揚州作亂則天討之軍敗而遁敬業竟養一人貌類於己而寵遇之及敬業敗擒得所養者斬

其元以為敬業而敬業實隱大孤山與同伴數十人結廬不通人事乃削髮為僧其侶亦削髮天寶初有老僧法名住括年九十歲與弟子至南嶽衡山訪諸僧而居之月餘忽集諸僧徒懺悔殺人罪咎僧徒異之老僧曰汝頗聞有徐敬業乎則吾身也吾兵敗入於大孤山精勤修道今命將終故來此等今世人知吾已證第四果矣因自言死期果如期而卒遂葬於衡山敬業敗與賓王俱逃將帥慮失大魁得不測罪時死者數萬因求類二人者函首以獻後雖知不死不敢捕送故敬業得為衡山僧年九十餘乃卒賓王亦落髮徧遊名山至靈隱

以周歲卒當時雖敗且以興復唐朝爲名故人多護脫之本事記

慶曆中河北道士賈衆妙善相以爲曾魯公脊骨如龍王荆公目睛如龍蓋人能得龍之一體者皆貴窮人爵見豫章黄庠手曰左手得龍爪雖當魁天下而不仕若右手得之則貴矣庠果爲南省第一不及廷對而歿老學庵筆記

馮京當世未第時客餘杭縣爲官逋拘窘計無所出題小詩於所寓寺壁一胥魁范生見之爲白令丐寛假令疑胥受賕游說胥云馮秀才甚貧某但見其所留詩知

他日必顯出其詩令笑釋之詩云韓信棲遲項羽窮手提長劍喝秋風吁嗟天下蒼生眼不識男兒未濟中堯山堂外紀

宋神宗朝皇嗣屢闕吳處厚嘗詣閤門上書乞立程嬰公孫杵臼廟優加封爵以旌忠義庶幾鬼不爲厲使國統有繼是時適值鄆王服藥上覽之矍然卽批付中書授臣將作監丞勅河東路訪尋二人遺跡乃得其家於絳州太平縣詔封嬰爲成信侯杵臼爲忠智侯因命絳州立廟歲時致祭今所上書畧曰臣嘗讀史記世家考趙氏廢興之本末惟程嬰公孫杵臼二人各盡死不顧

難以保全趙氏孤兒最爲忠義乃知國家傳祚至今皆
二人之力也蓋下宫之難屠岸賈殺趙朔趙同趙括趙
嬰齊已赤族無噍類惟朔妻有遺腹匿於公宫旣而免
身生男屠岸賈聞知索於宫中甚急於是朔妻置男袴
中祝曰趙宗滅乎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乃得脫然則
兒之無聲蓋天有所祚且天方起趙氏生聖人以革五
代之亂拯天下於湯火之中而奄有焉使聖子神孫繼
繼承承而不已則兒又安敢有聲蓋有聲則不免不免
則趙氏無復今日矣然雖天祚亦必賴公孫杵臼謬負
他嬰匿于山中卒與俱死以絕其後患又必賴程嬰保

持其孤遂至成人而立之以續趙祀即趙文子也於是趙宗復盛傳十世至武靈王而遂以胡服與秦俱霸其後爲秦所併則子孫蕩析散居民間今常山真定中山則古之趙地也故趙氏世爲保州人而僖祖順祖翼祖宣祖皆生于河朔以至太祖啓運太宗承祧真宗紹休仁宗守成英宗繼統陛下纘業向使趙氏無此二人以力衛襁褓子然之孤使得以全則存視無遺育矣又安能昌熾以至于此故臣深以爲國家傳祚至今皆二人之力也二人死皆以義甚可悼痛雖當時趙武爲服嬰喪三年爲之祭奠春秋祠之世勿絕然今不知其祠之

所在竊慮其祠或廢而弗舉或舉而弗葺葺而弗封三者皆闕典也左氏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自宋有天下甲子者二十二年於茲矣而二人忠義未見褒表廟食弗顯故仁宋在位歷年至多而前星不耀儲嗣屢闕雖天命將啓先帝以授陛下然或慮二人精魄久無所歸而亦因是爲厲也何哉蓋二人能保趙孤使趙宗復續其德甚厚則趙宗之續國統之繼皆自二人爲之也況二人者忠誠精剛洞貫天地則其魂常遊於太空而百世不滅臣今欲朝廷指揮下河東北晉趙分域之内訪求二人墓廟特加封爵旌表如或自來未立廟貌即速

令如法崇建著于甲令未爲典祀如此則忠義有勸亦可見聖朝不負于二人者矣宋史直筆

宋狄青年十六時其兄素與里人號鐵羅漢者鬬于水濵羅漢溺没保伍縛素青適餉田見之曰殺羅漢者我也衆釋素而縛青青曰我不逃亦然待我救羅漢庶幾復活不然縛我未晚也衆從之青默視曰我若貴羅漢當蘇乃舉其尸出水數斗而活人咸異之嘉誅錄

按史書所坑特侯王盧生四百六十餘人非能盡坑天下儒者爲其所坑又非儒者始皇三十二年使盧生求羙門刻碣石門壞城郭决通隄防又盧生入海還因奏

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遣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匈奴起臨洮築長城至潦水又盧生說始皇曰日方中人主時爲微行以避惡鬼惡鬼辟真人至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后不死之藥殆可得也其後建阿房宮千間萬落必自此言發之觀其二事皆盧生等稔其惡又縱吏之特方技之流耳始皇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爲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按問諸生傳相告引余亦信盧生非吾儒中人況始皇自謂尊賜甚厚豈非如前三者方術圖讖之類有以中其欲故尊賜之初不聞其誦

孔子之言以進古今相承皆曰坑儒蓋惑於扶蘇諸子皆誦法孔子之諫嗚呼若盧生者何嘗誦法孔子自扶蘇言之誤使儒者蒙不韙之名不然如兩生四皓伏生之流鴻飛冥冥弋人何慕肯搖脣鼓吻自投於陷穽哉

蕭森希通錄

元星吉河西人任江西行臺御史秦檜裔孫奪民田群訟不决公問秦檜何人寮屬以奸臣對公閱檜傳大署其狀曰檜之誤國千載有餘僇殄兹遺徹敢爲民害盡斷其田於民宋史檜曾孫鉅通判蘄州金人犯境與郡守李誠之竭力捍禦城破鉅與誠之各率兵巷戰死亡

畧盡鉅歸署疾呼吏人劉廸令火諸倉庫乃赴一室以
自焚有老卒見烟熖中着白戰袍者識其鉅也冒火挽
出之鉅叱曰我爲國死汝輩可自求生掣衣就焚而死
次子浚先往四祖山兵至亟還與弟瀍從父皆死此亦
奸臣之後迺一門死忠死孝豈復繫其世類乎攷史檜
無子立妻兄王㬇孽子爲後曰熺其孫曰塤皆王之自
出則秦氏世絶於檜久矣或曰檜妻王妬悍檜嘗孌一
妾有娠遂出諸莆林氏及長曰林一飛齊東埜語志之
朱子亦謂興化一傳聞云林一飛乃秦作教官時婢所
生夫人不容與同官林家人養之秦後欲取歸未遂而

死其黨又欲爲料理其夫人自陳云妾有幾子林非是林遂貶某地林死有子今無祿乃檜親孫也而史亦載林一飛於檜死爲檜子熺偕其黨經營襲相位甚力陸務觀老學庵筆記亦謂客曹泳嘗獻計於檜欲一飛還作子則事之始末頗亦著悉秦之子孫實爲莆林氏其易嬴者寔皆王氏也檜以奸臣亂人之國已亦自以姤婦殄絕其家天道乎 金罍子

岳震父飛被檜禍變姓名匿大河民間子孫遂家焉至今遺有故宋勅命及武穆征討嗚金一面每值時世方隅有警則此金不敲預鳴 岳霆飛第五子知兄霆在黃

梅可依潛奔聚焉檜宿恨猶存惡岳州與飛同姓改爲純州子孫亦不敢以岳爲氏孝宗登極卹録與恩者祇原徙嶺南雷雲支裔而此派不及至追贈忠武鄂王震霆子孫在梅地者悉宗鄂姓入今析爲十三戸鄂家云

湖廣總志

我明劉伯溫名基處州青田人少頴慧絶倫讀書過目輒領其要初過都市書肆見天文書一帙假閲之翼日談誦若流其人大異欲授基基謝却曰已得之矣元末舉進士第除高安丞尋起江淛儒學副提舉嘗與魯淵等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耀湖中淵等以爲慶雲欲

賦詩紀之基獨縱飲不顧徐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吳
頭楚尾十年後有王者起及過蘇閶門見張士誠曰貴
不及封矦何能爲也乃夜登虎丘曰天子氣尚在吳楚
間我太祖旣取婺州定括蒼聞基禮幣徵之基與龍泉
張溢麗水葉琛三人由間道詣金陵陳時務十八策上
覽之訪以國事基禍福曉諭盡合機宜上大悅任以心
膂上將討陳友諒於九江以問基基曰今天象金星在
前火星在後此天命也上會師皖城自卯至酉不拔基
請進取江州上悉軍西上友諒率衆走湖廣江州降及
還道經建德會張士誠兵寇其城守將李文忠欲奪擊

之基曰不踰三日賊當自走至期如基言一日基見日中有黑子言於上曰東南當失一大將已而叅軍胡琛攻福建敗之歿於陣他日上謂基曰吾夜夢有三人共弁一血帽何與基曰三人首弁血帽衆字象也是爲得衆之兆越數日海寧果以城降上每至基所屏去左右密語移時乃返拜基爲太史令後授爲弘文館學士封誠意伯賜歸鄉里居一月而卒說海

文廟起兵靖内難帷幄之功惟姚少師廣孝姑蘇人初爲僧於北平仰山寺名道衍字斯道歳壬午靖難功成反初服復姓名曰廣孝是名也蓋因元世祖時有僧曰

聰書在慶壽寺世祖召見所言稱旨授以官復其姓名曰秉忠位至太保卽元史劉秉忠也姚因秉忠故名廣孝位亦至少師吁一忠一孝皆官公孤逃佛入儒有如此人之出處豈可决哉說海

國初制律風憲官挾私彈事罪如誣告人加等反坐洪武末樂宣德間未有敢挾私彈劾人者正統初頒行憲綱亦禁挾私言事又禁彈劾大臣生殺予奪出自朝廷不許再劾是以當時有直言敢諫之臣而無舉親劾仇之事如觧縉之於永樂戈謙之於宣德劉球之於正統有忠直而無奸私至於聽大臣指使作鷹犬搏擊人如

晩宋之風者蔑聞焉又如朝廷已知臣下奸惡亦必令言官彈劾而後加罪者尤未聞也始自徐有貞等乘英宗復辟之初欲害于謙等始假六科十三道都給事王鎮等之奏以爲獄案後英宗欲罪徐有貞等遂倣前例亦名言官劾奏而後下之獄此端一開遂不可改而鷹犬之輩從此出矣自古忠臣當國勳望大著必有一般奸邪之人在旁忌嫉讐怨乘機報復而爲忠臣者不能逆料也如武三思之殺張柬之丁謂之竄寇準豈以張柬之寇準不能明哲保身哉其始惟知正誼謀道不能逆覩成敗利鈍耳正統已巳之秋兵部尚書于謙以社

稷爲重力排和議身任總督軍務選將練兵坐摧強虜
光輔中興厥功非細及虜酋也先遣使來言欲差大臣
往迎上皇都御史楊善使虜不持一縉以口舌曉諭國
威不屈遂得回鑾當時天下之人皆知謙以身佩安急
功在社稷而謙亦自信其得効忠盡揚眉吐氣於班行
而豈自虞其有殺身亡家之禍哉奈何于公效用之日
正小人側目之秋故事幾一變挾之以忌嫉之私而乘
之以衆怒之隙于公於是乎難免矣盖上皇回鑾景泰
旣不讓位而居於南城又廢皇儲而立巳子景泰之所
以得罪於上皇者不小而景泰亦病危儲嗣亦先殞謙

乃見用於景泰之人此第一可乘之隙也景泰無嗣舊
臣失倚以迎駕爲名自可邀功希寵此可乘之隙二也
非造讒言中傷謙等則奪門之事爲無名迎駕之舉爲
無功此可乘之隙三也危疑之際兵權是賴故奸深者
必欲假石亨而後事可濟然不怵之以大利害則亨或
不從故駕其說於石亨等曰王文于謙已遣金牌勑符
取襄王世子矣又曰欲拿亨等數人掌兵者由是亨懼
禍及而與吉祥徐有貞輩内外相應密謀固結而謙等
駢首就戮矣自後而假手私勘殺人媢權無所不至爾

孫太初關中人年十八入終南山繼入太白山嚼草木
居息大石厓上時有所得赤脚散髮走山最高峰持古
松根扣巨奇石以歌久之東入華南浮湘漢登衡祝融
峰返嵩山渡汴謁闕里思孔子遺風依依不忍舍去遂
上岱宗日觀峰觀夜半日出滄海中發狂大叫自以爲
奇偉復南經吳入越探會稽禹穴訪天臺石橋返渡楊
子江訪殷雲霄東海上與登孤山矚海門月餘別去太白山人傳

山東新城王氏自嘉靖己未見峯司農起家迄於今子
弟相繼登甲榜者十餘人又多躋華顯宦冠裳之盛海

內無兩然睹其始可異焉司農曾祖某避難新城爲傭工一日大風晦冥有女子從空而墜問之卽某縣初氏女也晨起取火不覺至此蓋頃刻而五百餘里矣主人以爲天作之合遂令偕伉儷焉今之濟濟斌斌于仕途者皆初之自出也其事若甚怪而司農弟立峯民部所爲大槐記寔載之則非妄矣乃知后稷孕于帝武阿衡生于空桑鬬子文乳于於菟無非實事天地間亦何所不有　林居漫稿

伍文定湖廣松滋人弘治十二年進士初授常州府推官已陞成都府同知以事忤劉瑾追逮詔獄爲民瑾誅

補嘉興府同知平桃源賊陞河南府知府調吉安孚卽
擒永豐巨寇賴招壽等四百餘人又平桶岡賊二千餘
人得渠魁謝志山等宸濠反同都御史王守仁討之先
提兵攻南昌濠舟師還救迎戰于王家渡文定立矢石
中督戰炮火燎其鬚不爲動濠遂就擒陞江西按察使
尋轉都御史提督操江久之以疾致仕起兵部侍郎右
都御史屬雲南有安鳳之亂陞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
提督雲南川廣軍務未入賊平時芒部屢不靖文定欲
乘兵力勦之以伸威百蠻四川按臣戴金力言其非
上遽降旨罷兵召文定還督團營因乞休許之卒於家

詔賜祭塟如例文定孤忠自信遇事敢爲第不能與時俯仰故功名甚著乃以齟齬終其身夙歷朝來不博一謚今始有議補謚者大是淸時公道也 世廟識餘錄

明李于鱗先生少以不慧稱同學諸生戲呼爲李攀鬼既長爲制義皆鉤棘不可句每試輒蹶家貧家無絮衣丐木棉花一器揷雙足其中讀書不輟年二十五始學爲詩齊人多以入聲爲平謂之轉韵先生刻意正之間有一二語不覺座上爲衆所姍卽嚼其唇血濺几席曰所不湔腸刮胃以祛宿習者有如此血故其詩後來音韻諧暢乃爾末年家居悉取冠帶焚之客至敝幘鶉衣

一揖就坐其於交讓寒暄諸禮生平不識也客非同調卽終席不交一談以是人畏惡之先生足跡亦絕不入城每苦吟倦悶卽策一蹇一愛姬騎從之環山行數匝而復以爲常先生歿三年而白雪樓已屬他人無何子駒字千里者歿無子遂絕有妾及婢二人曾事先生者且老矣流落顛沛栖破垣棘戶中饑寒不堪詢先生事猶能悲涕道之也萬曆己亥歷城令陳采爲請所司擇宗子爲先生後給官田以贍二嫗始得全活云

洛陽劉太師健初生月餘有僧過其門指太師曰此兒七歿不歿過了四十官至一品壽過一百後讀書古廟

一夕風雨敗壁壓體明日方得出一也鄉貢入京爲盜縛於雪地凍餓幾死二也會試塲中失火犯烈焰而出三也飲酒友家主人恐客散去鎖閉大門一時火起客多死火而得獨全四也傷寒死去三日而甦五也過海封王而舟壞漂蕩幾死既而得生六也一日晝寢有猫過身側爲霹靂震死因而驚死踰時乃醒七也是皆四十以前事後則日受封爵孝宗朝以爲首相正德二年去位累朝贈秩至太師今尚在也年已一百七歲矣僧非神仙何前知如是耶後閣王元美閣臣表云劉公由天順庚辰進士成化二十三年以少詹學士入閣正德

元年以少師華蓋殿學士致仕卒年九十四考之他書
并劉墓碑與王說合前所紀恐誤耳七修類纂
太史沈懋學宣城人故相江陵得之喜以爲異日可憑
而先生嘿嘿其間不可得而親踈居六月相國有父喪
内意欲留之先生奮然貽書勸之奔喪貽書責言路諸
貴人以不能匡正天下又與其友翰林編修吳君檢討
趙君汝師謀各上疏大畧謂　上以仁孝治天下必不
忍奪宰輔情即不獲已而奪宰輔情必不忍更以是罪
言者胃會不果乃乞骸骨還相國聞大恨曰我何負於
天下而動魚肉我若是於是江南諸大吏則爭以先生

爲餌某中丞者伺先生過亡所得得一不羈客羅致之欲使自誣共先生爲妖言客至死不能染至壬午先生病已益劇遂卒先生生平不肯帖括一家言工屬文亦不純治經誼而傍通諸子史尤精於天文地理黃石陰符短長姑布方朔之術爲人寬仁喜施意豁如也嘗上春官不第則走之塞上長揖大將軍與談縱横畧行游徼出飛狐穿塞抵花馬池而後歸悉攬形勢要害營壁堡壘目眺手畫慨然有封狼居胥意暇則與六郡良家子射生取熱血作生洛河倒服匿注桐馬酒使胡姬翦頭雛歌出塞吹觱篥而和之塞外客見者謂是何吳兒

貌而氣凌我出傖父上數倍也以故其賜及第日而賢豪縉紳甲冑下至劍客酒徒亡不扼擊言國家必有異禎乃得先生而及其歸亡一鳥散者出則益麕集而至于歿相率悲惋而嗚咽誄之州里遠近不問識不識咸咨嗟歎恨其不可作先生郊居稿不名一家而縱橫捭闔往往出人意表其一代才節丈夫哉　人物考

劉氏鴻書卷之一百三　終

第一百四卷

紀麗部 七

補遺 一

五道　嵩室　宣武狀

流水長　得三士　古大臣

陽春白雪　曲突徙薪　侯景

岑文本　無倩帥　四甌

蔡確　七十二世　白驢

白詩　兩及吾門　付三函

張九成　欲易太子　孟母

楚女　避赤棒　靈光賦
蠶字　婦人不名　輪廻
詩不及楚　厮役將相　大羅天子
書籍枚　興亡有定　忠厚之道
發陵　天命有在　衣食分
秦強隋富　貝二爲朋　廣陵勝地
天下河山　玉主行　玉策金策
黃金布地　相門將門　元順
隋亡　詩贊　沙門兵器

劉氏鴻書卷之乙百四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紀厖部七

補遺

道士有五一天眞道士高玄皇人之流也二神仙道士杜冲尹軌之例也三山居道士許由巢父之比也四出家道士宋倫彭諶之匹也五在家道士黃瓊籛鏗之倫也　三洞道科

竹書紀年曰周德隆草木茂盛蒿高堪爲宮室因名蒿室

儒者率以爲誕而桂海虞衡志云容梧道中久無霜雪
處年深滋長大蒿可作屋柱小蒿亦中肩輿扛具則未
始無蒿屋也天都載

人問顧長康哭宣武之狀如何曰鼻如廣漠風眼如懸
河決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杜甫用此云猶有
淚成河經天復東注

流水長者自在先王之子也見一池其水枯涸於其池
中有十千魚遂將二十大象載皮囊盛河水寫置池中
水遂瀰滿又爲施食解說十二因緣并稱說寶勝佛名
後十年魚同日命終生忉利天是諸天子復至本處空

澤池所復雨天華便從此没還忉利宮 金光明經

周公謂伯禽之傳曰我文王之爲子武王之爲弟成王之爲叔父吾於天下不賤矣然而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見者三十人貌贄之士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於是吾僅得三士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 荀尭問

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汚穢淫亂男女無別者不曰汚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其有罪矣猶未斥然正以嘑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故其在大

譴大罰之域者聞譴罰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請室
而請辠矣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中有罪者聞命則
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
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事文類聚
宋玉識音而善文襄王好樂而愛賦既美其才而憎其
似屈原也乃謂之曰子盍從楚之俗使楚之人貴子之德
乎對曰昔楚有善歌者王其聞歟始而曰下俚巴人國
中唱而和之者數千人中而曰陽阿採菱奏中唱而和
之者數百人既而曰陽春白雪朝日魚離含商吐角絕
節赴曲國人唱而和之者不過數人蓋其曲彌高其和

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福言其泰盛三上書輒報罷後霍氏誅滅告者皆封人爲徐生上書曰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曰子爲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大患主人不應俄其家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而不錄言曲突者或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亡恩澤燋頭爛額爲上客耶主人悟而請之宣帝召福爲郎 漢史

侯景爲南道大行臺位司徒言於神武曰恨不得兵三

萬橫行天下要須濟江縛取蕭衍老翁以作太平寺主神武壯其言使擁兵十萬專制河南伏任若己之半體 梁書

太宗將伐遼時岑文本爲中書令凡所籌度一以委之文本受委既深神情頓竭言辭舉措頗異平常太宗見而憂之謂左右曰文本與我同行恐不與我同返及至幽州遇暴疾而終其夕太宗聞嚴鼓之聲曰文本殞逝情深惻怛今宵夜警所不忍聞命停之 太平御覽

唐忠武節度王沛卒宰相裴度韋處厚以高瑀領忠武節度自大曆後擇帥悉出宮軍中尉所輸貨者假貸富

人後得所欲則椎髓斷膏倍以酬恩十償六七及瑪有命士夫相告曰韋裴作相天下無債帥 唐書

武后置匭四區東曰延恩有以養人觀農之事及賦頌求官爵者投之南曰招諫有言時政得失及直言正諫者投之西曰伸冤有披陳冤抑者投之北曰通玄有言玄象非常灾變及隱秘者投之以正諫大夫補闕拾遺一人充使知匭事 唐書

哲宗即位宣仁垂簾蔡確拜左僕射其弟碩贓敗確謫守安州夏日登車蓋亭十絕句知漢陽軍吳處厚箋注以聞其畧云五篇涉譏諷何處機心驚白鳥誰人怒劍

逐青蠅以讒譖之又葉底出巢黄口鬧波間逐隊小魚忙譏新進用事别無訕謗君上睡起莞然成獨笑方今朝廷清明不知確獨笑何事矯矯名臣郝甑山忠言直節上元間按郝處俊安陸人封甑山公唐高宗欲遜位天后處俊上疏諫曰天子治陽道后治陰德魏文帝著令帝崩不許皇后臨朝諫此事正在上元三年即上元間也皇太后垂簾遵用獻章明肅故事確指武后以比太母又云歎息思公俯碧灣按詩綠衣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者衛莊姜妾上僭而作也確以處俊爲古又歎息而思之其意可見沉沉滄海會揚塵謂人壽幾何尤非

佳語宣仁盛怒令確分析終不自明時文潞公平章軍國事范堯夫位宰相范公曰來日進呈持正事當如何潞公曰踰矯范公曰此一條路荊棘久已生合相公不宜踏開王存正仲爲右丞深賛其說翌日簾前范力争不勝再拜請從此辭將下殿復奏曰昨日王存與臣論同今當俱去存蒼黄不知所爲亦拜明日范公罷相正仲亦出更無押入之禮持正坐貶新州大臣得罪度嶺自持正始　事文類聚

後周熊安生學爲儒宗在山東時或誑之曰某村古冢是晉河南將軍熊光去安生七十三世舊有碑爲村人

埋匿安生掘地求之不得連年訟焉冀州刺史鄭謹判曰七十二世乃是羲皇上人河南將軍晉無此號安生猶率族人向冢而哭 事文類聚

唐大曆間有僧號鄒和尚不知所從來跨白驢登繖山結茅以居須鹽米薪菜之屬即書寸紙繫錢緡遣驢負至市區人知爲鄒也取平直掛物於鞍縱驢歸一日驢犯山下黄氏者蔗苗黄請償於鄒鄒曰汝未知因蔗糖爲霜利當十倍吾語汝塞責可乎試之果信自是流傳其法鄒末年北走通泉縣靈鷲山龕中其徒追及之但見一文殊石像始知大士化身而白驢者獅子也 王灼糖霜譜

昨與美人對樽酒朱顔如花腰似柳今與美人傾一杯
秋風颯颯頭上來年光似水向東去兩鬓不禁白日催
東隣起樓高百尺璇題照日光相射珠翠無非二八人
盤筵何翅三千客隣家儒者方下帷夜論古書朝忍饑
身年三十未入仕仰望東隣安可期一朝逸翮乘風勢
金榜高張登上第春闈未了又登科九萬搏風誰與繼
不逾十稔居台衡門前車馬紛縱横人人仰望在何處
造化筆頭雲雨生東隣高樓色未改主人云亡息猶在
金玉車乘一不存朱門更有何人待垣墻反鎖長安春
樓臺漸漸屬西隣松篁薄暮亦棲鳥桃李無情還笑人

憶昔東隣宅初構雲甍彩棟皆非舊瑇瑁筵前翡翠棲芙蓉池上鴛鴦鬬日往月來凡幾秋一衰一盛何悠悠但教帝里笙歌在池上年年醉五矦 白居易集

諫議大夫張師德謁向文簡敏中曰師德兩詣王相公門皆不得見恐爲人輕毀望公從容明之一日方議知制誥公曰可惜張師德向公曰何謂公累於上前說張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耳若奔競使無階而進者當何如也向公方以師德之意啓之公曰某處安得有人敢輕毀人但師德後進待我淺也向公自稱師德適有闕望公

弗遺公曰第緩之使師德知聊以戒貪進警薄俗也名臣遺事

李繼隆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遂奏轉運乏軍粮太宗怒召中使付三函令取之翰及某人首丞相呂端不敢言樞密副使錢若水爭之請先驗有狀然後行法上大怒拂衣起入禁中二府皆罷若水獨留廷中上旣食久之使人直視廷中有何人報云有細瘦而長者尚立焉上出詰之曰朕所以擢任以爾爲賢爾乃不材如是耶尚留此安俟對曰陛下不知臣無材使得待罪二府臣當不避死亡以報厚恩李繼隆外戚貴重莫比今陛下

據一幅奏書誅三轉運使雖有罪天下何由知之鞫驗事狀明白加誅何晚焉上意解乃召呂端等奏請如若水議先令責狀三人皆黜爲行軍副使言行錄

浙東提刑張宗臣逮婺州平民數十人府官就白宗臣大怒曰此事左相專遣人封來知之否僉書鎮東通判廳公事張九成曰九成但知有聖旨不知有宰相皇上大下卹刑之詔惟恐無辜被係公身爲部使者不能上體聖意而觀望宰相耶聞者莫不快意宗臣大慙九成投檄而去中興係年錄

人主宮闈之中少有偏暱臣子不可妄有攀援亦不可

過爲排擊如漢高文時帝欲易太子子房惟安太子則已耳不能使帝之必去戚夫人也袁盎惟止慎夫人不與后並坐則已耳不能使帝之必去慎夫人也蓋内閫燕私人臣之分自有不敢與者若使果能使二帝去二夫人亦豈人臣之福乎孔子不止魯之女樂管仲不去齊桓之六嬖四姬古之聖賢皆有深見而少年喜事者形之章奏刻之書帙至遍於輦轂市肆之間此在布衣交友不能堪而天子能容之乎不曰立黨則曰離間不曰樹功則曰挾制吾懼國本因之而動搖也 讀書鏡

孟母三遷其母之姓世莫知者母姓仉音掌齊後也晉

有瑯琊掌同前涼掌櫞宋有掌禹錫修本草者卽同孟
毋仍姓仍掌通用字書反爪爲掌李氏疑耀
楚野辨女者昭氏妻也鄭簡公使大夫聘於荆至於狹
路有楚女亦乘車與大夫遇擊折大夫之車軸大夫怒
將執以鞭之女曰妾聞君子不遷怒不貳過今狹路之
中妾之避已極矣而子大夫之僕不肯少伺是以𡏖於
大夫之車而反執妾豈非遷怒哉不怒僕而怒妾豈不
過貳哉列子傳
北齊司馬膺之神氣甚高性方古舊與楊愔同爲黄門
郎至愔爲尚書令抗禮如初曾路逢愔威儀導引乃於

樹下側避愔望見令呼謂曰兄何意避弟膺之曰我自
避赤棒本不避卿愔甚重之（齊書）

王延壽字文考父逸欲作魯靈光殿賦命文考往圖其
狀文考因韻之以簡其父父曰吾無以加也時蔡邕亦
有此作十年不成邕見文考此賦遂隱而不出文考時
年二十至二十四過漢江溺而死其與宋玉唐勒景差
伯仲者與（事文類聚）

魯使宓賤爲單父令子賤借善書者二人從旁引其肘
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辭歸以告魯君曰
子賤苦吾擾之不得施善政命毋徵發單父未幾化盛

行說苑

魯君嘗以問孔子對曰不齊君子也其材任霸王之佐屈節治單父以自試意者其以此諫乎家語

漢宣帝之未立也泰山石自起立蠶食葉成文曰公孫病已立五字病已乃宣帝之小字也後王莽將窺漢室欲慴服人心亦竊效之使人以蜜書葉曰王莽作天子令螘蟲嚙食其畫良可笑也埤雅廣要

古者婦人不稱名出嫁之後即以父母之姓爲名如春秋王姬姜宋子之類是也故姬者周之姓也如齊稱姜宋稱子耳後世字學不明以姬字爲女人通稱已誤漢有薄姬栗姬戚姬是又以姬爲妾矣蔡京當國改公主

爲帝姬更足掩口時公主乃趙姓旣於姬字不合豈以
帝之女可爲人之妾耶宋人精於考究而當時卒無一
人駁正者則爲京之權所怵也 李氏疑耀

王坦之與竺法師相厚約先死者以冥事之有無相報
其後法師先死者十餘年一旦來見坦之告以幽冥之
事皆有惟當修德以臻福地未幾而坦之卒近日輪回
頗有奇驗而又有借尸還魂者怪惟不語可也若以爲
無則泥矣朱子未嘗以爲無司馬溫公程子則以爲無
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亦游魂爲變也 石溪閒筆

○鬼歸·慧也屈子云魂魄兮爲鬼雄未盡無謂

楚詞屈原諸作有用韻者有一二句即改韻者有全篇不用韻者當原之時四聲之學尚未出或皆用當時土語自可相叶後人以今所行韻語讀之自不可叶耳但三百篇在原之先而以今韻叶之又無不通楚之土語豈真南蠻鴃舌之音耶先儒以孔子采列國之詩爲國風獨不及楚爲疑余意楚在當時亦有詩可采或亦如離騷之用土韻不可施於管絃故孔子不之采耳有謂孔子修春秋以夷狄待楚故不采其詩是亦一說然秦亦猶楚也而秦風十篇尚廁於豳風之上豈以平王東遷之時秦仲之孫能以兵送亦能尊王者不如楚之僭

王耶李氏疑耀

眞宗皇帝初名元侃封襄王有舉人楊礪嘗夢至一殿有坐殿上者語之曰我非汝主來和天尊汝主也指示命謁之礪後進士第一入爲襄王府記室旣謁如夢中所見太宗嘗遣相者詣襄王及門而返曰王門廝役皆將相也王可知矣○宋二帝之北巡也露處野宿嬪御皆班荆於輦下一夕衆寢方熟少帝忽聞兩人相與語其一人問曰南朝天子北遊有因果否一人答曰有郎今大帝舊是大羅天子只因聽天主講經生怠慢心降爲人間天子又毀僧滅佛是以有萬里之行少帝乃玉

堂天子亦因怠心未免酬馬足報後復還故處詰朝視之其地乃廢寺也 埤雅廣要

旣作契以代繩今又造紙以當策覽之則舒舍之則卷上古書籍皆編竹爲簡以韋貫之用漆作書簡褒浩重不便攜挈自有製紙筆及墨者乃易去竹簡誠爲便易然皆寫本亦未有刻板印行也後唐明宗長興二年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又毋昭裔貧時嘗借文選於交遊其人有難色昭裔發憤曰異日若貴當版鏤之以遺學者後仕孟蜀爲宰相遂踐其言又以石鏤九經於成都是印行書籍始之者後唐繼之

者孟蜀也葉夢得曰書籍未印行之先人以藏書爲貴書雖不多而藏者精於讎對故往往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難故誦讀亦精詳蘇東坡作李公擇山房藏書記亦謂少時嘗見前輩欲求史記漢書不可得幸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於書既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辭學術當倍蓰昔人而今乃不然者豈非多而難精耶二公之言誠中時弊 李氏疑耀

國之興亡有定期兵之勝敗有定數其迹雖人其實皆天也書曰俟天休命詩曰上帝臨汝毋貳爾心聖人之

知天而善勝聽天而無我如此王莽以百萬而敗於昆陽符堅以百萬而潰於淝水豈光武東晉之力能至是哉天佑之也又嘗思之田丹以一城之地自守樂毅以十萬師圍之田丹雖忠義以死自誓然誰爲之饋運誰爲之屯田乎盖必有飛粟飛錢之事出於不測者矣史雖以怪不言而學者當以意自得之也野史謂昆陽被圍時其地夜夜生芋人食其根馬食其苗理或然也石溪

閑筆

元世祖雖嘗混一區宇然以夷猾夏蠹我民彛不足以追蹤古之帝王我 聖祖祀之於帝王廟以生於其時

曾爲之民耳此忠厚之道非天下之大義也○元世祖滅宋之國而忌宋之甚瘞杭地之興廢又相瀛國之狀貌又命楊連眞伽發紹興諸陵竊理宗之首而藏於其庫至我聖祖克元都而後命歸於金陵想當時宋亦有滅元之讖如所謂亡秦必楚者故耳其後順帝入繼人以爲瀛國之子又劉福通之立韓林兒以爲宋徽宗八世孫取汴京而都之號令行於河南江南毛貴取遼東破上都亦可謂壯矣雖我　聖祖之初亦嘗稱其官爵然則滅元者豈可謂之非宋人乎予家舊有酒箱一隻其下朱書漆字云龍鳳八年置梁上劉氏曾出其先世

所給榜文示予乃韓宋令縣爲之守護塚墓者其祖曾爲韓宋御史故有此榜其文云集慶路奉　皇帝聖旨吳國公鈞旨所謂吳國者我○聖祖之始封也其時爲淮南行省丞相亦用韓林兒正朔故云然至劉伯温語以天命有在彼不足奉然後自以大義行師而韓林兒自卒其衆遂散如隋末林士弘矣　石溪閒筆

黃山谷云男女墮地渠儂自有衣食分劑今之爲男女憂衣食者是爲百草憂春雨耳此誠至言即子夏所謂富貴在天也但有財力者亦當爲子孫做下不可虛過光陰耳然做房産又不如存此心行方便也

强言秦富言隋大言元然是泱泱伯氣耳何敢論王國朝周典建官制誥同風謨典軍興間歲捐租與民犂漠南見斗邊墻在天山賀蘭外四夷君長入朝至結骨洞胸之國横目倮體之酋無不稱臣奉貢盖觀王會圖備寫要荒種落使者狀貌野怪可駭至千八百國亘接三代而四之亦盛矣郎北狩之變終返翠華再登大寶漢唐宋元萬萬不及也甲秀園集

貝海蟲也古者貨貝而寶龜至周而有泉秦到廢貝行泉獸二二爲友貝二二爲朋詩曰錫我百朋百云者言錫貝之多也又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錦文如貝謂之貝錦言

讒人因寺人之近嫌而成其罪猶之因萋斐之形而文致之則成是貝錦也貝中肉如科斗而有首尾以其背用故謂之貝貝背也貝之字從目從八言貝目之所背也先王面朝後市以此古者相背有經其經曰朱仲受之於琴高琴高乘魚浮於河海水產必究仲學仙於高而得其法又獻珠於武帝去不知所之嚴助爲會稽太守仲又出遺助以徑尺之貝幷致此文於助曰黃帝唐堯夏禹三代之正瑞靈奇之秘寶其有次此者貝盈尺狀如赤電黑雲謂之紫貝素質紅黑謂之珠貝青地綠文謂之綬貝黑文黃畫謂之霞貝紫愈疾珠明目綬消

氣障霞服蛆蟲雖不能延齡增壽其禦害一也復有下此者鷹喙蟬脊以逐溫去水無奇功貝大者如輪文王請大秦貝徑半尋穆王得其殼縣於昭觀秦穆公以遺燕鼂可以明目遠察宜玉宜金南海日如珠礫白駮其性寒其味甘止水毒浮貝使人寡無以近婦人黑白各半是也濯貝使人善驚無以親童子黃脣點齒有赤駮是也雖貝使人病瘧黑鼻無皮是也𧖩貝使胎消勿以示孕婦赤帶通脊是也惠貝使人善忘勿以近人赤熾內殼赤絡是也醟貝使童子愚女人淫有青脣赤鼻是也碧貝使童子盜脊上有縷句脣是也雨則重霽則輕

委貝使人志强夜行伏迷鬼狼豹百獸赤中圓是也雨則輕霽則重然則雨雅大者魧小者鰿餘貾黃白文餘泉白黃文蜬大而險蟦小而橢亦其畧也鹽鐵論曰教與俗改敝與世易夏后氏以玄貝周人以紫石埤雅廣要

廣陵南部烟花勝地有二十四橋諸故跡湮没者久之隆萬間吳太守秀作梅嶺費巨萬原阜崛起崇岡峻岫修竹茂林植梅萬株左右襍樹交陰淡烟輕靄希見曦景宮館精舍軒敞諸邑邸第皆在焉詞人騷客艷妓歌童羈遊宦旅莫不尋朋契集飛盖羽觴用相娛樂嘗傳教一夕而民作酒舍三百間其風流足比蘇堤殆盛矣

余觀瓊花觀隋苑僅僅得名恐或非故址迷樓已改鑑樓樓樸耳所謂勝地不常也此嶺未幾以吳中掇拾故中廢近來好事復踵其遺跡而葺治之鄘君有言竹栢之懷與神心玅遠仁智之性共山水效深風之所及遥爲勝塲甲秀園集　天下河山之象只兩界北界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至朝鮮謂之北紀天所以限戎狄南界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至東甌閩中謂之南紀天所以限蠻夷河源曰北河由北紀首達華陰與地絡會又分而東流與涇渭濟洛相表裏江源曰南河自南紀首達華陽與地絡會又分而東流與漢水淮瀆相

表裏觀兩河之象與雲漢之終始而分野可知矣甲秀園集

閩人林某豪俠士感志於京倡劉氏傾囊金納之資斧頓盡逾時以貧故勸劉且歸劉哭誓死不再嫁林別去商於嶺西劉死京邸林聞之匍匐歸痛哭刻玉爲主題曰劉氏之寃後繫以斷腸曲一首語甚悽楚朝夕置懷袖每以示諸交遊後復挾數十金之嶺西過大江舟師故大盜殺之沉其屍適閩人某爲郡司理故習林事一夜夢婦人來訴寃詰旦斥群吏索盜獲玉主司理大驚求林屍江中如生遂盡捕群盜百餘家江上以寧此玉

主之所以報林也異哉子友葉進卿傳其事予爲歌之

黄離草

舜以玉策書聖臣之名金策書賢臣之名銀策書功臣忠臣之名水晶策書才臣之名衆臣則書於木策木用墨書餘皆紫龍涎和繪實書紫龍涎者舜使虞虎養一紫龍虎恒持燕炙示龍而不即與食龍俯而垂涎虎以器盛之満一合然後與食以爲常每日得涎一合繪實者仙草也堯時生於廟堂之前四時有花取其實磨入紫龍涎色正赤可以畫金玉其色透入金玉中一寸宮人佩玉盡畫鸞鳳須得良工一筆有悞終不可改 賈子説林

佛大檀越須達多長者居舍衛國常施孤獨故曰給孤獨因往王舍城護彌長者家爲男求聘因見其家請佛說法須達本事外道忽聞佛法生歡喜心接足作禮而白佛言我舍衛國人多信邪弟子欲營精舍請佛往化佛默受請即遣舍利弗指授規則徧處求踏唯有祇陁太子一園廣八十頃林欝茂幽靜可居既得勝地往白太子太子戲曰滿以金布便當相與須達出金布八十頃精舍告成凡千二百處白王遣使請佛安居（經符異林）

田嬰有賤妾子名文乘間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爲何曰爲玄孫玄孫之孫爲何曰不能知也君用事相齊至今

三年矣爽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梁而士不得短褐僕妾餘穀肉而賢不厭糟糠公家之事日損文切怪之

元順爲吏部尚書時朱暉素事高陽王雍欲以爲廷尉評頻煩托順順不爲用雍撫几曰身天子之子天子之弟天子之叔天子之相元順何人以身成命順攘白羽扇徐謂雍曰高祖遷中㓒定九流官方清濁軌儀萬古而朱暉小人身爲省吏何合爲廷尉清官雍曰身爲丞相錄尚書如何不得用一人爲官順厲聲曰殿下必如

是順當依事奏聞太平御覽

後漢樊英南陽人順帝時備玄纁徵之固辭詔切責郡縣英不得已到京師强輿入殿猶不屈帝怒曰朕能生君能殺君能貴君能賤君能富君能貧君何以慢朕命英曰臣受命於天生盡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陛下焉能生臣焉能殺臣臣見暴君如見仇讎立其朝猶不肯可得而貴乎雖在布衣之列不易萬乘之尊又可得而賤乎陛下焉能貴臣焉能賤臣非禮之粟雖萬鍾不受申其志雖簞瓢不厭陛下焉能富臣焉能貧臣帝不能屈而敬其名乃爲英設壇令公車令導尚書奉

引賜几杖延問得失英不敢辭拜五官中郎將後稱疾篤初英被詔命以爲必不降志及後應對又無奇謀深策談者以此失望論曰樊英揚名朝廷待若神明至竟無守英名最高而毀最甚李固朱穆以爲處士純盜虛名也長永日抄

葬藏也體魄入地也孝經卜宅兆家禮避五患非倖卜也

隋文帝仁壽二年皇后獨孤氏崩上令儀同三司蕭吉爲皇后擇葬地得吉處云卜年二千卜世二百上曰吉凶由人不在於地高緯葬父豈不卜乎俄而國亡正如我家墓田若云不吉朕不當爲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

嘗戰沒然竟從吉言吉退告族人蕭平仲曰後四載太子御天下若太子得政隋其亡乎吾前給之卜年二千者二十字也卜世二百者取世二傳也汝識之事文類聚

張燕公等因獻賦詩上各賜賛以美之○張說德重和鼎功踰濟川詞林秀逸翰苑光輝○徐堅校文天祿論經上庠華詞宛麗雄辨抑揚○賀知章禮樂之司文章之苑學優藝博才思高遠○趙冬曦白簡端嚴青史良直清詞雅韻博覽强識○康子元才識淸遠言談幽秘四科文學六書仁義○侯行果洪鍾佇叩明鏡不疲蒐象係象動中威儀○韋述職叅山甫業纂玄成六藝述

作四始飛英○敬會眞名乃會眞迹惟契道樞不講習
臨筵振藻○趙玄默才比丘明學兼儒墨敘述微婉講
論道德○東方顥地遊天祿門嗣滑稽三冬足用六藝
斯奔○李子釗千木流度指樹貽芳諷諫遺闕啓發篇
章○呂向族茂飛熊才方班馬考理篇籍抑揚風雅○
毋向軒轅之任諫諍之職聞詩聞禮有才有識○諶去
泰才光於晉價重於張州縣斯屈文翰尤長○咸廙業
郁郁高文英英博識持我刑憲是稱諒直○余欽文章
兩瞻才術兼美思在窮經專學舊史○孫季良蓬山之
秀芸閣之英雄詞卓傑雅思縱横○尋勅善寫眞人貌

學士等欲書像書贊於含象豪亭屬車駕果行竟不果

唐事記

宋元嘉二十三年魏崔浩不喜佛法每言於魏主宜除之及魏主討盖吳至長安入佛寺沙門飲從官酒從官入其室見大有兵器出以白帝帝怒曰此非沙門所用必與盖吳通謀欲爲亂耳命有司按誅闔寺沙門閱其財産大得釀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以萬計又爲窟室以處歸女浩因說帝悉誅天下沙門毀諸經像帝從之詔自今以後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銅人者誅太子晃素好佛法乃緩宣詔書使遠近豫聞之得

各爲計沙門多亡匿獲免或收藏經典唯塔廟在魏境者無復孑遺宋紀

宋巨璫李太尉者宋亡爲道士號梅溪元祐童時嘗侍其游故内指點歷歷如在獨記其過葫蘆井揮涕曰是盖宋時先朝位上釘金字大牌曰皇帝過此罰金百兩宋家法之嚴如此他則童騃不能記憶也遂昌雜錄

宋祀南郊蘇軾以兵部尚書爲鹵簿使上因太廟宿齋行禮畢特至青城忽有赭傘犢車并青盖犢車百餘乘衝突而來公呼御營巡檢使立車前曰西來誰何敢爾亂行曰皇后并其國大夫人某大長公主也公即於靑

城上疏劾之明日中使傳命申勑有司嚴整伏衛言行錄

宋紹興辛巳金主亮南侵高宗下詔親征其辭云惟天惟　祖宗既其昌於基運有民有社稷敢自逸於燕安又云歲星臨於吳分定成淝水之勳鬬士倍於晉師可決韓原之勝洪容齋筆也車駕次平江亮授首遂班師次年壬午内禪孝宗即位銳意規恢起張魏公督師南軒以内機入奏引見德壽宮時盧仲賢使金高宗問曾見仲賢否對曰臣已見之又問卿父謂如何莫便議和否對曰臣嘗謂金人必衰敗國家必隆興上曰何如對曰太上皇帝仁孝之德上鑒于天又傳位聖子雖古唐

慮無以過而金人不道篡奪相仍無復君臣父子不知
天心祐國家乎祐金人乎臣有以知其然也上曰極是
今日金人誠衰乎對曰自亮送死之後士馬物故甚衆
諸國背叛人心怨離金誠衰矣上曰自亮死非特金人
衰弱吾國亦未免力弱但仲賢等既回何以應之對曰
臣父職在邊疆戰守是謹此事者廟堂如何議但願審
處而徐應之無貽後悔上曰只是説與卿父今日國家
須更量度民力國力早收拾取聞契丹與金相攻若契
丹事成之日自可收卞莊子刺虎之功若金未有亂且
務恤民治軍待時而動可也高宗懲於變故意不欲戰

且聞金人議欲尊我爲兄故頗喜之孝宗幼年規恢之志甚銳而卒不得逞者非特當時謀臣猛將凋喪略盡財屈兵弱未可展布亦以德壽聖志主於安靜不忍違也厥後蓄積稍羨又嘗有意用兵祭酒芮國器奏曰陛下只是被數文腥錢使作何不試打算了得幾番犒賞上曰朕未知計也待打筭報卿後打筭只了得十三番犒賞於是用兵之意又寢乃知南北分合自有定數雖英明之主不能強也 鶴林玉露